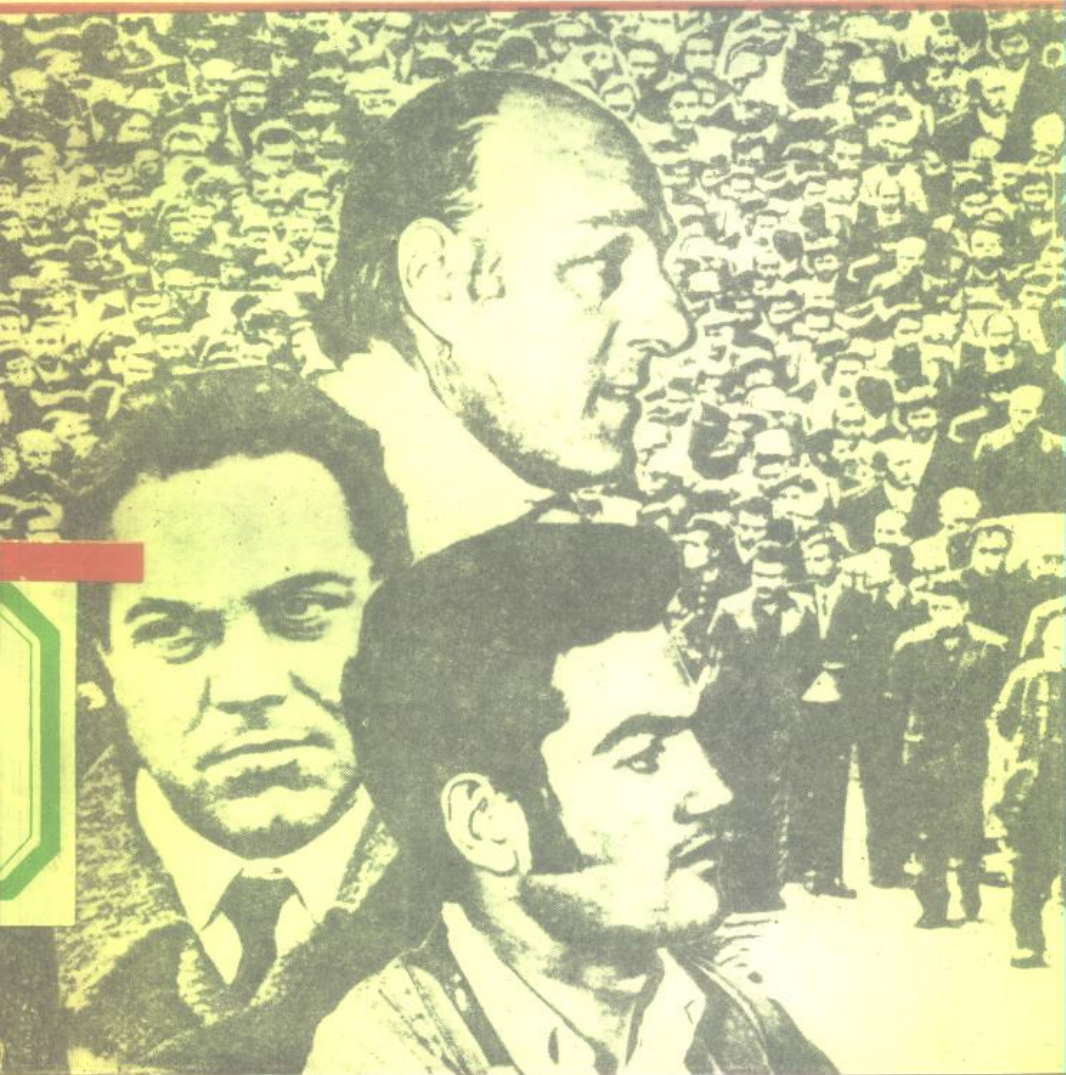


· 今日西方社会 ·

〔加〕塞西尔·柯尔比

〔美〕托马斯·伦纳 著

一个黑手党 党徒的自白



一个黑手党党徒的自白

〔加〕塞西尔·柯尔比 〔美〕托马斯·伦纳 著

徐亚男 李建英 张北洪 译
米小平 郑志国 晨 锋

世界知识出版社

Mafia Enforcer

by

Cecil Kirby and Thomas C. Renner

Villard Books, 1987

根据美国维拉德图书公司1987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陈 宇

封面设计：孙 敏

一个黑手党党徒的自白

〔加〕塞西尔·柯尔比 〔美〕托马斯·伦纳 著

徐亚男 李建英 张北洪 米小平 郑志国 晨 锋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0.5 字数：2320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5012-0351-2 / I · 46 定价：3.70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 摩托车帮	13
第一章 窃贼之间无信义	14
第二章 天生喜爱暴力	28
第三章 刺客的会所（一）	40
第四章 刺客的会所（二）	50
第五章 贩卖姑娘	63
第六章 无秘密可言	74
第二部分 与地痞流氓为伍	81
第七章 地痞流氓的世界	82
第八章 他们不可信赖	101
第三部分 黑手党打手	117
第九章 打手	118
第十章 谋杀合同	130
第十一章 一切都需付出代价	144
第十二章 聚敛钱财	157
第十三章 袭击夜总会	170
第十四章 虚幻的希望，错误的时机	188
第四部分 为政府作证	203
第十五章 让我们做笔交易	204
第十六章 康涅狄格阴谋	219

第十七章	告密者（一）	236
第十八章	告密者（二）	255
第十九章	最后一个合同	273
第二十章	再见了，保罗	295
第二十一章	东奔西走求生存	312
后记		329

前言

塞西尔·柯尔比很可能是我所认识的最善于解除别人敌意的职业犯罪分子。在我作为报纸撰稿人的33年中——其中有26年作为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调查报告撰写人——曾接触过数百名这类犯罪分子。

柯尔比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有魅力，谈吐温和，礼貌周全到近乎虚伪，完全不符合公众心目中摩托车帮成员的模式、或是黑社会执法人那些众所周知的个性。但他却两者都是，他变成了一个黑手党类型的犯罪集团的主要执法人，这在摩托车帮的成员和头目中是第一例，也是唯一的一例。

对于安大略省总检察长罗伊·麦克默特里来说，他是加拿大的乔·瓦拉奇，是“打入‘沉默’这一犯罪集团内部的第一个真正的突破口”，这一突破口把“荣誉协会”或卡拉布里亚黑手党以及加拿大其他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包括非法摩托车帮在内，都送进了坟墓。

联邦调查局的老牌特工人员约翰·希曼曾在康涅狄格州同柯尔比一起工作，拯救一名妇女的生命。他把柯尔比描述为一个“文雅、自信的犯罪分子，知道怎么对付黑社会的人……是我在联邦调查局10年特工生涯中所见到的最出色的双重密探”。

美国以及加拿大的“荣誉协会”和摩托车帮的头目们认

为柯尔比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人物，以致向杀手悬赏10万美元去追踪他，暗杀他。

自从成为加拿大的密探和证人后，柯尔比救了康涅狄格州卡拉布里亚黑手党一名头目的情妇的命；至少是暂时地防止了对多伦多黑手党一名头目的谋杀；阻止了70余次爆炸、纵火和谋杀事件；为当局提供了情报、证据或是证言，从而使至少36名犯罪分子被定罪，其中包括卡拉布里亚黑手党的3名高层头目。

在35岁以前，塞西尔·柯尔比一直过着犯罪生活，经历了有组织的黑社会的风风雨雨。他的刑事犯罪档案里装满了他60多次被捕的材料。他因非法闯入、殴打、敲诈而被多次判决犯有多重罪行，为此在监狱中度过了4年的时光。为了获取他的证言和录制的犯罪谈话而同他订立的那个颇有争议的赦免协定，赦免了他参加过的70多次犯罪活动，从敲诈、爆炸、纵火到殴打、谋杀和爆炸致人死命。

柯尔比卷曲的金发勾画出一幅顽皮而孩子气的面孔，时常会突然露出富于感染力的微笑。当他与记者唇枪舌剑地交锋时，那双湛蓝色的眼睛闪耀着狂喜的光芒，当他知道他已经解除了记者们的戒心并使他们吃了一惊时，便会露出满脸笑容。然而，在人们料想不到的时刻他会变得愤怒，富于感染力的微笑和音乐般的畅笑突然变成了可怕的怒色，眼睛里凝聚着钢铁般的冷酷。在这种时候，他那举重运动员般紧绷的、肌肉强健的胸脯和双臂便会屈起来，表情冷峻；不久之前他的谈吐还显示出他似乎是个温文尔雅的年轻商人，而现在从他嘴里却突然吐出只有邪恶的执法人、杀手和黑社会犯罪分子才说的脏话。柯尔比在多伦多生活在这个黑社会之中，而且经常是左右着这个黑社会的人物，时间长达近15

年之久。

我第一次见到柯尔比是1983年9月13日，那是在加拿大记者詹姆斯·达布罗提供的一间办公室里。达布罗正努力劝说柯尔比同他一起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露面。柯尔比想找人写一本关于他英勇业绩的书。而当时我的关注则集中在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威胁上，这些犯罪活动在加拿大和美国正在扩展到令人生畏的地步，其手段也日臻高明。

柯尔比和我决定在我离开多伦多之前再见一面。为了表示真诚，柯尔比向我提供了大量的文件和剪报，他的这些材料是装在一个褐色公文皮包里随身带来的。我当时一直在对新的犯罪集团进行调查，希望能写一些关于这些新犯罪集团的报道性文章。柯尔比同意我在文章中使用他那些文件和剪报以及我们在此后的多次会面中录制的所有材料。

卡拉布里亚黑手党的发展，以及美国执法部门对此显然情报不足，这不断地引起我的特殊兴趣。更重要的是公众对黑手党的存在全然无知。早在1975年，我就曾写过有关卡拉布里亚黑手党活动的文章。这个犯罪集团来自意大利的锡代诺，被称为锡代诺人。他们当时在伪造、敲诈、谋杀、商业渗透和意大利馅饼业里十分活跃。但是除了加拿大当局，特别是安大略省警察署、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以及加拿大移民局编辑的一些资料外，人们对他们所知甚少。我写书——最初是写文森特·特里萨，此后是迈克尔·赫勒曼，最近是安托万内特·贾恩卡纳——的主要目的是要向公众展示犯罪集团分子或与之关系密切者迄今尚未发表的、关于有组织犯罪问题的看法。塞西尔·柯尔比对这一领域提出了极为独特的看法。

柯尔比与我的第二次会面没有事先预定，只是打了个电

话。柯尔比的声音从电话线的另一端传过来，似乎只是在几秒钟之后，我在皇家约克饭店房间的大门呼地响了一声。我从门后向外窥视，看到两名身着粗糙便衣的警察站在门前。他们是特别执法队三人小组的成员，加拿大的特别执法队相当于美国的马歇尔证人保护组织。

“你是汤姆·伦纳吗？”其中一个人问道。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同时注意到他一只手里拿着一架对讲机，外衣下面别着一支远射程手枪。“不错，”我说，“你是谁？”

便衣警察亮了一下多伦多市警察局的警察身份证，并要求我出示证件，但没有说更多的话。

我把两名侦探引进房间。当我向一名便衣警察出示我在纽约的驾驶执照和治安消息采访证时，他的同伴仔细地检查了我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包括通往隔壁房间的房门、衣橱和床底下。在房间、门厅和我所处在的楼梯出口处被彻底搜寻之后，最初同我讲话的那名侦探拿起对讲机，告诉柯尔比来这里是安全的。不到一分钟，他和另外两个人就来了。在确信门被锁好之后，他们把柯尔比留在我的房间，并留下两个人守在门厅的两端。柯尔比坐下来，身旁有一架对讲机，一系列采访中的第一次就这样开始了。这些采访将持续两年时间，在加拿大各处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进行。

在摩托车帮和所谓的黑手党集团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联系，在第一次4小时的采访中，我就充分认识到柯尔比在证明这种联系方面有多重要。执法部门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怀疑摩托车帮和黑手党集团之间有犯罪联系和商业往来。但在柯尔比曝光之前，还从未有过一个摩托车帮成员作为内线证人站出来，在两个犯罪集团的范围内发挥柯尔比那样的作用。柯

柯尔比以前是一个俱乐部的副主席，事实上，由一个摩托车帮的高层头目变成黑手党类型的犯罪集团的主要执法人，柯尔比迄今仍是唯一的一例。摩托车帮和黑手党集团之间的交易往来在1983年开始被披露出来。在费城，“异教徒”摩托车帮同安格洛·布鲁诺犯罪集团的成员进行毒品交易。布鲁诺集团的反叛者收容摩托车帮的成员以打击集团内的其他成员。芝加哥的美国丹·韦布律师事务所准备了一份特别报告，它发现芝加哥歹徒的大老板安东尼·阿卡杜（绰号大个子图纳）手下的喽罗和“歹徒”摩托车帮之间存在着一种“邪恶的犯罪联合”和“松散的联盟”。“歹徒”帮是一个摩托车俱乐部，它采用敲诈、绑架、谋杀等手段谋利，并为芝加哥歹徒们的各个俱乐部和按摩室提供裸体舞女和妓女。其他的一些调查活动也在底特律、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展开。但没有人能像柯尔比那样提供如此鲜明生动的历史记录。

到198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加拿大全国刑事犯罪情报处都认识到，摩托车帮对两国已构成了重大的有组织犯罪的威胁。他们的这一假设为不断增加的大量证据所证实，这些证据来自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和从费城到芝加哥的联邦法院的审判。它们详细地叙述了摩托车帮所犯下的罪行：敲诈、绑架、谋杀、毒品交易、伪造、拐卖妇女以及甚至连心肠最硬的旁观者也难以理解的暴行。

非法摩托车帮已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过去人们对他们的印象是粗野大汉、下流庸俗、骑着摩托车、在城镇称霸一方、肆意劫掠。现在他们已发展成为电脑时代开着汽车的犯罪分子。他们以电子设备、电脑和雄厚的资金来挫败执法部门和法院。非法摩托车帮现在已在不动产、酒吧、饭馆、汽车旅

馆的商店和其他商业行业中进行了投资。他们享有粗野有力、无所顾忌地使用暴力的名声，这使得他们能够同一家国际石油公司签订合同去破坏罢工；为一位世界知名的乡村歌曲演唱家提供毒品和保镖；强行插手摇滚音乐会和摇滚乐团体；从事数百万美元的大宗毒品走私活动。

联邦调查局1985年6月写了一份标题为“非法摩托车帮”的内部报告，断定美国的4个主要摩托车帮——邦迪杜斯、地狱天使、歹徒和异教徒——全部成员在3800人以上。这一数字还不包括800个小帮伙，这些小帮伙的成员可能超过2000人。加拿大全国刑事犯罪情报处1985年向新闻界发布的年度报告断定，加拿大非法摩托车帮的成员超过725人。

外围成员使上述数字扩大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加拿大以及美国的警察和联邦机构声称，每一个已知的非法摩托车帮成员下面有10个帮凶。这就意味着在加拿大和美国有65000名摩托车帮成员及其帮凶在进行犯罪活动。

安大略省警察署把这些帮凶描述为“外围组织——商人、妓女、律师、旅伴、新入伙的成员、扒手、骗子，他们与非法摩托车帮的成员合伙犯罪，从抢劫、偷窃到谋杀、残害肢体，无所不为。”

塞西尔·柯尔比是“魔鬼的选择”的高层头目，该帮伙一度是加拿大最邪恶、最有势力的摩托车帮。作为一个分会的副主席，他同其他摩托车帮、包括在美国大陆活动的“歹徒”帮的成员认识，并同他们打交道。他掌握着非法摩托车帮成员从谋杀、敲诈到拐卖妇女、进行毒品交易等各种罪行的准确的书面情报。

在芝加哥、费城、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其他的证人对非法摩托车帮提供了一些证言，但他们只能对本帮伙提供

证言，他们的知情范围通常仅限于某一地区。而他们的帮伙——“魔鬼的选择”、“歹徒”——是国际性的，除加拿大和美国外，在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丹麦、英国、法国、荷兰、瑞士以及西德都有分支机构。

柯尔比的知情范围远远超出了非法摩托车帮的圈子。他是被“荣誉协会”内圈接受的唯一的非意大利人，成了受他们信任的主要执法人，犯罪集团地方分支机构老板雇用的杀手。

“荣誉协会”是一个在美国和加拿大正在暴露出来的犯罪组织。它的存在自50年代末以来一直被记录在文件中。当时大批的意大利移民开始进入加拿大，后来又进入美国北部地区，主要是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的勒佐省。

1971年8月，多伦多市警察局因一名多伦多男子的枪支未登记注册和使用伪钞对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结果发现了一份27页的手抄文件。这份文件是由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的，它泄露了“荣誉协会”——这一秘密组织在南意大利已猖獗了几百年——在仪式、责任和惩罚方面的规定。同一年在澳大利亚也发现了类似的文件，那里有该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在活动。“荣誉协会”与西西里的黑手党极为相似。它的代号是“沉默”，新成员入会要举行歃血宣誓的仪式，成员间有紧密的家族血缘关系。它还有一个裁决委员会，在组织形式和责任上与黑手党和“我们的事业”被称为委员会的独立董事会很相似。

尽管黑手党是占支配地位的秘密犯罪组织，“荣誉协会”却是南意大利的“实力派”。它腐化各级政府机构，控制建筑业，强迫地方警察和司法部门按照它的鼓点跳舞。

意大利和加拿大的警察发现，在重大的犯罪活动中，只要双方利益相互吻合，“荣誉协会”经常与黑手党密切合作。最近几年，人们知道意大利警方一直在警告加拿大当局，锡代诺的“荣誉协会”在加拿大的分支机构可能是近几十年来迁移到北美的最狡诈、最危险的犯罪组织。

到1973年，纽约和加拿大警方的文件表明，“荣誉协会”的成员正在印第安纳、俄亥俄、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等州活动。估计其成员在美国总共有1000人，在安大略省有400人，在澳大利亚至少有700人，在卡拉布里亚有大约2000人。他们大量地从事伪造、建筑、意大利馅饼店、走私、非法武器贩卖和毒品交易的活动。警方发现他们甚至还交换打手。

尽管加拿大执法部门掌握着确凿的证据，表明卡拉布里亚犯罪组织存在而且在活动，并逮捕了一些人，但它们在近10年的调查中，从未能渗透到该组织的内部机构中去。美国当局的成绩小得多，几乎是完全依赖其加拿大同行提供的很少的一点情报。

这使得由一名摩托车帮成员变成了受到信任的卡拉布里亚执法人的柯尔比有了用武之地。他要求赦免他过去的罪行，作为交换，他将提供证言，最后还同意携带一只贴身话筒。有了这只贴身话筒，他就可以把命令他去犯罪——包括敲诈、纵火、殴打和谋杀——的“荣誉协会”的老板们和其他人的讲话录下来。

柯尔比以那种天生的蛮勇，录下了“荣誉协会”老板们的犯罪谈话，帮助警察至少是延迟了对多伦多歹徒的老板保罗·沃尔普的谋杀。他还使歹徒的老板们相信，尽管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已将一名康涅狄格妇女隐藏起来，他仍将按

照合同杀死她，从而救了这名妇女的命。

柯尔比在证人席上同样泰然自若。至少有17名罪犯，其中许多是“荣誉协会”的骨干分子，因为犯有谋杀、纵火、殴打、敲诈以及许多其他罪行正在服长期徒刑，几十起其他的重大犯罪活动由于柯尔比而被制止。其结果是可能有100人因被控谋杀、纵火、贩毒和抢劫而被逮捕。他提供的情报使接管加勒比小国多米尼加的阴谋曝光，挫败了多起爆炸夜总会的计划。

柯尔比将永远生活在危险之中。获取他的人头将得到的赏金估计在10万元至25万元之间。今后很可能再也不会有人向非法摩托车帮和“荣誉协会”的成员出这样大的价钱了，那些人发誓要穷追不舍，把他杀死。

由于有了这笔赏金，他的妻子和一些家人又遭到过袭击，柯尔比甚至极不愿意提起这样一个事实：他结过婚，后来又离了婚，这次婚姻关系使他有了一个女儿。他的前妻和女儿现在都隐姓埋名地住在加拿大的某个地方。柯尔比真诚地、深深地为她们的安全担忧。他还在为他的近亲父亲、母亲和兄弟的安全担忧，为他能否与他过去以及现在的任何一位家庭成员见面、同时又不危及他们的生命担忧。因此，柯尔比感到他的近亲以及他与他们的关系越是默默无闻，那些试图闯些名声的疯狂的摩托车帮成员或是野蛮的卡拉布里亚打手在铲除他的行动中，牵连他们的可能性就越小。那帮人尝试过，但未成功。这主要是由于加拿大执法部门采取的保护措施。

现在，柯尔比靠着他的机智，靠着一个久历江湖的犯罪分子的第六感觉活了下来。他是一只经常跑到受保护的鸡笼里探听追猎者情况的老狐狸。他行踪不定，经常抓住机会去

刺探敏感的情报，这使许多保护他的人感到担忧。他和那些可能同他在一起的人每时每刻都处在危险之中。

塞西尔·柯尔比没有什么英雄业绩。他过着充满暴力、经常是残酷的生活。他伤害了许许多多的人。他杀人，他在妓女身上揩油，他爆炸饭馆，恫吓立约人，策划谋杀，像是猎人在丛林中追踪野兽那样追踪他的牺牲品。他曾同老板们一起策划杀人，但当他面对着他自己的生命将在那些老板手中结束的可能性时，为了活命，他走上了告密者的道路。

他与安大略省总检察长达成的交易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作为他证言的回报，柯尔比过去的罪行被免于起诉。他还得到保证，在5年的时间里或是直到他不再提供证言的时候，他将得到生活费和保护。

没有柯尔比便没有对“荣誉协会”的渗透，它的老板们也不会被定罪，卡拉布里亚人下令进行的谋杀、敲诈、纵火和其他罪行仍将被贯彻执行。至少有一名被告的律师私下里向新闻界的代表们承认，他曾劝说过至少一名主顾，要他只为自己被指控的罪行辩护，不要以证人的身份去报复柯尔比，因为柯尔比在证人席上“具有极大的毁灭力量”。

人们咒骂柯尔比，因为他犯下了如此之多的罪行，居然逃避了铁窗之苦，并能从加拿大当局那里领取他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费，还被允许从他本人利益的角度与我合作写书。在1984年和1985年，公众的压力导致了在加拿大制订新法规的努力，以防止柯尔比或任何其他犯罪分子通过根据其犯罪生涯写成的书和宣传产品获益。一些刑事案件律师曾称赞柯尔比作为证人的价值，并安排了他的赦免和生活费，但他们在新闻界的穷追猛打下说了蠢话，宣称他们不知道他正在写书，他也不应由于过去的罪行而获益。

柯尔比顶住这些压力，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直言不讳，也没有为这些罪行辩解。他在他的律师的帮助下，在生活协议问题上与起诉人展开了公开的斗争。他脱离了加拿大执法部门一度提供的保护，去自己求生，在众多杀手的追踪下，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这很不容易。

从我认识柯尔比以来，他已经至少转移了十几次，至少有两三次他确信非法摩托车帮的杀手已知道了他的住处，正在赶来杀他。他不得不去干报酬很低的工作，那点钱连他的路费都不够，因为支付他生活费的支票有时要晚两个月之久。他试图以他新的身份获得工作，结果却被拒诸门外，因为他的一些所谓的保护者向有可能成为他雇主的人提供了他的犯罪记录，但没有明确指出他就是塞西尔·柯尔比。政府许下的诺言——工作培训、重新安置、家庭保护、为迁移到安全的避难场所提供资金以及帮助他开始新生活——有许多都没有兑现。

在过去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我曾同几十名证人一起工作。所有这些人都碰到了证人保护计划的问题。这些计划有些是合法的，有些则不是。根据我的判断，如果再有任何其他的证人与加拿大的起诉人达成交易，那简直可以说是奇迹，除非证人们得到公开的保证，他们将不会像柯尔比那样不得不忍受屈辱和未能兑现的诺言。

我是根据几十名罪犯的亲口叙述写成本书的。每一名罪犯的叙述都增进了公众对犯罪这一领域的了解。柯尔比提供了其他的东西，那就是关于两个不同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以及它们如何残害民众的内幕情况。

